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

戶婚門

立繼

生前抱養外姓殁後難以摇動　　吳恕齋

諸無子孫聽養同宗昭穆相當者法也邢林邢柟為親兄弟邢林無子邢柟雖有二子不願立為林後乃於兄死之日即奉其母吳氏嫂周氏命立祖母蔡氏之姪為林嗣今日邢堅是也宍養蔡之子為邢之後固非法意但當時既出於堅之祖母吳氏及其母周氏之本心邢柟又親命之是自違法而立之非堅之

罪也使邢栩宗族有知義者以為非法力爭於邢栩方立之時則可今欲轉移於既立八年之後則不可力爭於吳氏周氏宗死之時則可今欲遣逐於吳氏周氏方死之後則不可況八年之內非特其祖母其母鞠之愛之並無間言邢栩亦未嘗有詞指邢堅之過且堅為邢氏子八年三承重服一旦因其祖母其母繼亡栩乃無故遽欲再立吳德孫為堅之弟是誠何心哉其族當因邢栩之啓釁乃以不應養異姓為說合詞以逐之又果何見邪且栩謂堅幼弱也其祖母其母命立於七歲而不以為幼弱今十有四矣反以為幼弱可乎栩又以堅為有過惡也堅

方十四既謂幼弱度不能免子弟之過耳為叔父者正當教訓而維持之何至無故而逐之乎年未長惡未著破家蕩產未有實迹遽欲無故遣之其祖母其母生前已立八年之嗣於理斷斷乎不可憲漕兩司一再剖斷皆不直栅之詞栅不自反輒敢直指臺府官屬姓名恣行誣詆是必欲以私情而廢公法遂一邢堅使歸其本生固無難者但堅可逐也使林無後其祖母其毋能瞑目於九泉乎栅非特不能撫其姪實不知孝弟於其父毋兄弟以人心天理不可磨滅竊詳邢栅既為后族合知理法決不應悖然如此其實有所激而然蓋周耀者邢堅之毋舅王

燕喜者邢堅之毋婢自吳氏周氏亡後堅既年幼未解事毋留與婢遂為腹心必不能導之以敬事叔父之禮凡叔父所欲又未必能順適之釁端自此啓矣且堅因柟攛立吳為孫亦嘗發詞于官稱其叔父有謀害占據之意又稱其叔父有變易瞞昧之事此皆非堅所當言者然堅實不能自為此言必燕喜鬪喋於內周耀教唆於外遂有此等犯上之詞此柟所以怒而且謂周耀與燕喜有姦濫偷換之事矣邢氏家業邢氏尊長不得為之主反使外人主之此柟之所甚怨也今再三審問據邢柟口覆及親書供稱本無怒其姪之意特不過以堅忘其命立之恩

聽信周耀燕喜教唆經縣妄訴此其真情志堅亦不能逃其罪今當廳勸諭邢柟盡釋宿憾當撫其姪如子戒敕邢堅悉改前非當敬事其叔如父家業不可不檢校周耀燕喜不可不區處以絶他日之爭以全天倫之義周耀欲勘下杖八十責狀再不得再干預邢堅家事燕喜勒令日下議親嫁遣所有家業牒嘉興府別委清強官喚集族長從公檢校作兩分置籍印押其邢堅合得一分目下聽從邢柟為之掌管候其出幼却以付之仍不許將來破蕩典賣庶幾叔姪復還其天存歿各無所憾其於風教實非小補

兄弟一貧一富拈鬮立嗣

吴恕齋

祭秀發無子本縣援經據法謂孫與吴皆異姓不應立只當於同宗昭穆相當者求之可謂名正言順若論昭穆相當則容之詠之皆秀發堂弟而容之子慧孫詠之子寄孫皆可立也今乃各以其子爭欲立為秀發後容之謂已立慧孫三年詠之亦謂已立寄孫三年但其親兄瑞之亦無後容之謂寄孫係已立為瑞之之子詠之亦謂慧孫係已立為瑞之之子二說交馳爭欲以其子為秀發後而不願為瑞之後及詳其母孫氏供初不曾經官除附則是所立本無定議明矣大義所在親兄瑞之之無

後重於堂兄秀發之無後舍親就疏此其意為義乎為利乎蓋秀發生理頗裕瑞之家道侵微容之詠之猶利忘義遂附于瑞而不顧訟于官而不恥甚至誣其母以偏愛人情至此大不美官司若不早與平心區處非特瑞之秀發身後俱失所託而容詠手足之義參商益深甚非所以慰母心而厚風俗也欲與上容之詠之當廳以慧符二名拈香拈鬮斷之以天以一人為瑞之嗣以一人為秀發嗣庶幾人謀自息天理自明存亡繼絕安老懷少生死皆可無憾

吳從周等訴吳平甫索錢　吳恕齋

凡立繼之事，出於尊長本心，務長公議，不得已而為人後可也，今偏其衣冠，乃欲爭立於官司，已斷之後，為義乎，為利乎，但吳從周、吳文甫亦狀訴吳平甫昔有親書許錢文約，具官司當廳焚香拈立，後來自相義遜，書出於公，吳平甫若又何必許人錢物，引監所訴三項錢，撥入軍學，添助修造。

探鬮立嗣　　吳恕齋

蔡氏立嗣，斫木之訴，雖曰二事，實則相因，只緣立嗣未定，遂致斫木有爭。照得蔡氏有四大位，第三韓院位二子，長曰汝加，生梓，幼曰汝励，生杞，梓杞俱亡，各有女贅婿而無子，不曾命繼，楊

麥登李必勝梓之婿也趙必惜祀之婿也近因麥登奉其妻文生母范氏之命就本位山内斫伐柴木於諸位本不相干而諸位子弟群然將麥登等行打其意蓋謂蔡氏之木不應楊氏伐之兼范氏乃汝加之婢尤非諸蔡所心服者今范氏乃曰只欲依二孫婿以養老身不願為祀梓立後婦人女子安識理法范氏自謀得矣如蔡氏無後何今若不為祀梓命繼則諸蔡紛紛必不止今日伐木之爭而已已伐之木乃范氏命之撫抹妾係本位所可自伐者鬪毆亦無深傷此事姑置勿論但命繼一事所合區處以綿一位嗣續之脉以絶諸位覬覦之爭尊長察核

等，合詞推擇以第一位揩之子榉為杞後，極為允當。而第四位樣者，乃欲以己子炤爭立，全無道理，已見于王主簿所擬。然亦有區處未盡善者，既為杞立嗣，又豈可使梓無後。梓位二婿事力稍分，杞位一婿，生理稍足，故又皆願為杞之後，而不為梓之後也。以蔡氏所畫宗枝圖觀之，四位中惟揩有三子，樣亦有三子，可以出繼。今欲帖縣將揩之子榉、樣之子炤，當官拈鬮，以一為梓之子，以一為杞之子。命立既立，所有兩分家業田地山林，仍請本縣委官從公均分，庶幾斷之以天，而無貧富不公之嫌。合以一半與所立之子，以一半與所贅之婿，女乃其所親出，婿又

貲居年深稽之條令皆合均分范氏年老無依亦深可念仰所立之子如法供養仍衆存此小以為范氏他日送老之計庶幾死生皆安爭訟可息

先立已定不當以孽子易之

陽夢龍繼八二秀祖命也陽攀鱗繼八五秀父之命與祖母之命也亦既歷年多矣親書遺囑經官給據班班可考質之房長並無異詞其叔鋭一旦欲逐之而立其孽子何其忍也借曰二姪跌蕩不無子弟之過爲叔父者正當哀矜之教訓之否則以家法警戒之可也何至盡廢其父兄之治命卷為之紛更邪此

無他私意一萌知有燕子則不知有兄之子矣知縣所判司户所擬極為切中人心天理誰獨無之當職兩年于茲凡骨肉親戚之訟每以道理訓諭雖小夫賤隸莫不悔悟各遂其天且父無同姓之訟太守方為之喜陽鋭身以儒名尚有此訟殊駭旁觀所宜挽回和氣毋致悖理法而戕骨肉費貲財而肥吏胥八二秀産業合付之夢龍八五秀産業合付之攀鱗牒縣並照已斷行所是戊孫係福童給執照此乃官司所以誤陽鋭者也並追索毀抹附案夢龍攀鱗既歸仰請集宗族親戚畢辭盡禮拜謝祖母祖父遂依教訓以堅悔過自新之意若再有遊蕩不肖

實跡自招愆尤定行追究坐以不孝之罪後悔無及

不當立僕之子

責以安不幸早世無子雷煥爲之叔以寧爲之兄所當哀矜惻怛狥公協心爲之立繼使嗣真得所托家業可保勿替此父兄之責也今以寧不告其叔自此繼立爲是雷煥力詆其姪深以所立爲非蓋叔姪素有間隙各有所爲而爲之其實非真爲亡者計誅心而論源頭既不正當宜其紛紛事既到官只當以理法豪斷詳史權縣四不可之判據法甚明若事實果合法意則雷煥爲名教罪人當無所容喙矣但阿衣如果非所生而謂出

于生母之命、曹老如果非姓黃、而欲立爲黃氏之子、則是雖有此法、實無此事、何以絶雷焕之詞、況曹老父子、如果姓徐、又素爲黃氏僕、僕獲雖鮮、不可加于枕、名分所在、百世不易、以寧亦何忍以僕之子、爲弟之子、非特辱其弟、辱其叔、亦自辱其身、而上辱祖先矣、堂堂大族、豈無昭穆相當之人、偏詞雖未可信、但立繼之時、不使其叔與聞、亦有可疑、合追阿袁阿湯與曹老父子出官供對、及會問黃氏諸尊長、要見阿袁是不是生母、曹老是不是姓徐、阿湯是不是情願命繼、則曲直可以立判、但追人赴軍恐成淹延、新知縣儘自聰明、牒押下縣、委實追對、從公結絶

曳萬、一曾老不當立、晉煥有子無孫、亦無可立之人、請知縣再請宗族親戚識道理者、合謀選立、以盡存亡繼絕之義、郡守職在宣化、猶欲以道理開導人心、閭閻小人、無不翻然悔悟、近來親戚骨肉之訟、十減七八、黃亦儒家、晉煥又號白眉、縱以寧所為有未善善處、當教訓包涵之、毋懷忿疾、但使以安有後、則為叔之道得矣、以晉煥亦當遵從親叔教訓、毋為異議、圻感各全倫理、此太守之望、

不可以一人而為兩家之後別行選立　吳恕齋

存亡繼絕、非特三尺昭然、為宗族兄弟子姪者、皆當以天倫為

一念不可有一毫利心行乎其間吳烈以祖母遺囑影射不肯爲李八立嗣蓋欲[illegible]奄有其全業固不知有死者矣吳益興已過房爲李五子今又欲爲李八後亦不過貪圖其産業豈真爲死者計哉二人之心見利忘義已大可誅況祖母遺囑已知身後不得所托任摽撥産業自爲殯葬之資亦嘗有不與李八立嗣之論烈乃妄辭違法誣其祖母絕其伯父之嗣尤爲可罪至於益興以一身而跨有兩位之産又出何條令所斷任内鄧擁命所定已得其情何爲兩年猶未施行遂使兩家困于終訟今司户所摽撥以人情尤爲詳允除照朱氏遺囑摽撥外餘一分産業

別行命繼、庶幾李八瞑目于地下、烈與翠皆可以絕垂涎之念

而還本然之心、仍就親房李一秀李七秀兩位、選立一人、照所

施行、先申憲臺照會、

同宗爭立

韓竹坡

古人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以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而况一家

叔伯兄弟之親、血脈相通、何有內外間隔、今觀王文植家爭立、

互訐之詞、大可傷嘆、文植無子、初立其兄文樞次子伯大、為己

之子、伯大亡、遂命其親房姪志學之子志道、為伯大繼、以嗣以

續、出于一家、法甚順也、文植初立志道之時、文樞之長子伯達

者、欲以其弟伯讓爭立為文植之子而不之遂、伯讓即鶴翁也、文植固嘗有詞于本司訴鶴翁之打碎家堂香火矣、志道為文植後者四年、往往此四年間、鶴翁孫順文植家業求一染指其間所以覬覦窺伺於志道者、無一日不憧憧往來于懷也、乘文植小疾、即出二婢以覘藥餌、人之髙年、悅于人之奉己、文植墮其術而不自知、喜怒愛憎之心、遽從而生焉、于是鶴翁之謀遂也、志道為文植嗣、曾承祖毋重服、又已娶妻生子、祖孫相依四年、雍雍無間言也、向使志道常念爾祖之髙年、當其有怒和顏以開解之、有命竭力以奉承之、有疾夜不解帶、躬嘗湯藥以侍

奉之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一家之內藹然如春離間何從而來哉今觀文植立嗣之初有志道可愛之語遣嗣之際有初心未忍之言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而况油然此理之天本無所間然哉拖詳案卷凡文植見惡于志道之詞皆鶴翁縱橫之筆爲之非出于尊長之本心也逐志道而別立鶴翁于立嗣遣子孫條無礙也但鶴翁嘗招文植訟之矣昔訟之而今立之文植自爲之背馳未害也志道已經給據立之矣久立而遽逐之鶴翁獎人之田而奪其半于心果安乎觀文植訴志道之詞無以甚加之罪亦惟曰狠戾自用而已狠戾可消平也自用可訓

化也志道挈其妻與子婦而悔罪悔過于其祖天理油然而生矣弟獨以志道為嗣鶴翁乘涎物棄之久已為几上肉囊中物矣決不能已于詞不若為聽兩立之說以止終訟文植景蕭嶷嶷日暮途遠子孫致孝致敬相與娛逸其老可也聽伯進節臣之互為謀主厭弄詞訴必至于破家析產而後已王氏之亶不幸而尊者曰有挽其懷甚可憫也古詩云百年能幾時奄若風中燭進孝在承宗可免親齡促文植入衰餘老固可優游數年以享期頤之壽為人子若孫者亦合體孝經養則致其樂之語朝朝奉簽無闕有以順適其親之意使之喜樂勿傷倫誼以促

其親之齡則可承宗矣今兩立鶴翁志尚不許別籍異財各私其私當始終乎孝之一字可也天下萬善孝爲之本若能翻然感悟勸行孝道天地鬼神亦將祐之家道日已興矣倘或不然再詞到庭明有國法有司豈得而私之哉

爭立者不可立　　葉岩峰

照得張介然有三子介然身故其妻劉氏尚存其長子張迎娶陳氏早夭而無子蓋劉氏康強兄弟聚居產業未析家事悉聽從其母劉氏之命所以子雖亡寡婦安之此不幸中之幸也今有族人張達善狀稱叔張迎亡嗣續自以昭穆相當今應承繼

劉氏年老無目，屡造訟庭，不願立張逢善，其詞甚功，竊詳所供，見得張逢善不當繼絕有三，據劉氏狀，稱張逢善係所生母嫁鄭醫，抱養於彼家，遂為鄭氏之子，有縣案可證，又據劉氏狀，稱張逢善原係張自守之子，兄弟兩人，其兄全老，漂蕩不歸，死于淮甸，自守之戶已絕，若欲繼張氏，合當繼自守之戶，此說亦有理，豈可捨抱養之家，絕親父之後，反欲為他人之嗣，此不可一也，在法立嗣，合從祖父母父母之命，若一家盡絕，則從親族尊長之意，今祖母劉氏在堂，寡婦陳氏尚無恙，苟欲立嗣，自能選擇族中賢子弟，當聽其志，總可否，張逢善不此之思，反執族長

張翔道之狀以為當立安知非偽詞曲證何况張達善自畫宗枝圖初無翔道名顯非親族屬豈有舍親祖母之命妄從遠族人之説硬欲為人之後此不可二也更以張達善供責觀之達於取劉氏為叔祖母陳氏為叔嬸張肖梓梓為堂叔尊卑名分截然不可犯今張達善之狀一則欲追陳氏二則欲押出二叔三則稱老癃叔祖婆阿劉出官抵貶甚至誣訴變寄財產意在追摸追之命立可謂無狀其待尊長如此倖慢若使繼紹其後决不孝養重親敬奉二叔必至犯上陵下爭財競產使平日之和氣索然一家之物業蕩矣豈有追叔祖母之子婦誅叔母之

產業而可為人子孫乎、此不可三也、世俗浮薄、知禮者少、嗣續重事、固有當繼而不屑就者、未聞以訟而可強繼、既相攻如仇敵、有何顏面可供子弟之職、豈不流為惡逆之境、此等氣習、不可不革、今仰劉氏撫育子婦、如欲立孫、願與不願、悉從其意、張遷善勘杖八十、且與封案、再犯拚斷、

婚爭立　　葉岩峰

戴贈有親弟戴盛、同居共爨、儘篤手足之誼、戴盛不娶而無子、自孔哺中、養陳亞六為嗣子、今年已四十七、且娶阿蔡生兩子矣、不幸而戴盛並先亡、戴贈遽發其姪不當已子中分產業以與

之可謂小民中之依本分者、奈何婿徐文舉萌意覬覦、經丞廳告論妻族、不容次子為戴盤之嗣、戴贈乃其妻父、年八十有七、義氣所激、忿然不平、扶杖而來、經縣經郡、歷訴女婿之非、拳拳然為猶子之計、今以眾情觀之、徐文舉處詞妄訟、略不存瓜葛之誼、論妻舅戴六七與弟婦有姦、一可罪也、誣妻叔戴盤詭名立户、二可罪也、誣妻弟戴應孫持刃赶殺、三可罪也、凡此玷辱、視妻族如仇敵、待妻父如路人、尚欲以紉子為妻叔之後乎、何况欲癡人之嗣以立已之子、有此法否、若不懲治、則其詞不絕、妻黨被擾不已、老丈人死亦不瞑目也、徐文舉勘杖八十、再

犯押上、別作施行、申使府照應、

下殤無立繼之理　葉岩峯

照對朱運幹有兩子、長司登科、次詰僧、十歲幼亡、未聞有爲下殤立嗣之理、朱運幹情之所鍾、爲族人鼓惑、遂立朱元德子介翁爲詰僧之後、隨即追悔、經縣投詞、遷延已多年矣、近朱運幹身故、因未及寒、而元德訟端隨起、且復欲以其子介翁爲孫、朱司户在苫塊之中、不欲爭至訟庭、竟從族人和義、捐錢五百貫、足與朱元德、此與可謂憮名、其意蓋圖安靜耳、朱元德已立領、錢文約、又責立罪罰二千貫文墨顯然、合族乃朱偕炳等一一簽

押于其後，亦有一狀申繳在官，矣豈謂朱元德已知而擬訟朱脩炳又從而曲證之，卻謂親約文書不可照用，有此理否，可見族誼惡薄，貪惏無厭，復謀為訴取之地，使朱司戶更盤媼資產，亦不足以飽溪壑之欲，未欲將妄狀人懲治，仰朱司戶遵故父之命，力斥介紛，毋為儕族所搖，今後朱元德再詞，定照和議狀入追人，罰錢斷罪，仍囬申使府照會，

已有養子不當求立　葉岩峯

照得阿陳，嫂也，張養中，叔也，嫂欲立遺棄子為孫，叔欲以自己子為嗣，嫂叔相爭，族義安在哉，在法，戶絕命繼，從房族尊長之

命又云夫之妻在則從其妻阿陳自夫張養直身故之後已守志三十年撫養親生一子順翁年二十四歲而夭遂與順翁立嗣以祖母之命儘可以立幼孫以寡嫂之分豈不尊于乃叔援之尊長命立之條委無違礙又在法諸遺棄子孫三歲以下收養雖異姓亦如親子孫法張順翁于紹定三年身故其母阿陳當年收遺棄三歲小兒為孫名曰同祖當廳相驗今方八九歲可見訴陳不虛援以抱養遺棄之條委為允當又在法諸無子孫許乞昭穆相當者阿陳自情願為順翁立嗣庶幾自子而孫枝派甚順況法中亦許無子立孫者聽今張養中必欲以次子

亞愛為繼，殊不知亞愛順翁為弟，若以弟為孫，則天倫紊亂，揆之昭穆相當之條，委為不合，今仰阿陳收養同祖為孫張養中所陳礙法寄斷，令後如再詞，押上施行，

官司幹二女已撥之田與立繼子奉祀，

拖詳案牘，黃行之無嗣，有女二人，其長九歲，次幼，今為立昭穆相當人為其後，今就二女名下，幹（餘）未詳（議），得舊具三分之一，與立繼子為烝嘗之奉，其于繼絕之義，均給諸女之法，兩得之，而黃氏一脈可續，示務長從公分析申，

立繼有據不為戶絕，

司法擬

照得户婚訟牒不一而足使直筆者不能酌情據法以平其事則無厭之訟熾矣家不破未已也事到本司三尺具在只得明其是非合于人情而後已吳琛有女四人子一人此宗枝之所備載長曰二十四娘即石高之室次曰二十五娘乃胡闓之妻子曰二十六乃吳有龍也即今立異姓者次曰二十七娘據稱已嫁許氏者幼曰二十八娘即今陳詞未嫁者鴈行之序既陳苟得之訟可折矣石高胡闓贅壻也義猶半子倘吳琛以二壻為可托則生前無由立異姓之男阿向立閭丘以續其傳復娶李氏以為其室蓋有在矣綿歷寖久孫枝挺然一家之中父父子

子長長幼幼各安于數年之遂曾無異辭而一旦遽起訟端其欲何也得非以有龍不當為吳琛之子邪則吳琛之死斬衰之制二婿行之乎有龍行之乎得非有龍行之邪得非以有龍非吳二十四娘等兄弟邪則有龍之死大功之制姊妹行之乎他人行之乎况有龍既能生事死葬克盡人子之責而謂之非子則不可也若必欲以有龍非已子稱曰義男則二十四娘何不訴于吳琛方死名位不正之時乃獨訴于有龍既死之後在法諸義子孫所養祖父母父母俱亡或本身雖存而生前所養祖父母父母俱亡被論訴及自陳者官司不得受理又在法異姓

三歲以下、並聽收養、即從其姓、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雖不經除附、而官司勘驗得實者、依法、有龍雖曰異姓之男、初立之時、已易其姓、父死之後、吳琛有詞、又給據以正之、如此、則不可謂之義男矣、胡闠又稱吳氏之產、乃二婿以妻家財物營運增置、欲析歸四女、法則不然、在法諸贅婿以妻家財物、營運增置財產、至戶絕日、給贅婿三分、今吳琛既有蔭下子孫、卻非絕之比、豈可遽稱作絕戶分邪、徐考其兩詞之所自憑者、遺言也、縣據也、其所謂遺言者、口中之言邪、紙上之言邪、若曰紙上之言、則必呈之官府、以直其事矣、若曰口中之言、恐汗漫

無兄據豈足以塞公議之口所謂縣據者却是本縣所給二本阿涂之據其載為一歲乳吳琳之據其間改為男七歲者有龍泉七歲男公法不當立在縣司無由給乳一歲之文若有龍泉乳一歲則法所當立在吳琳却不當以一為七以乳為男是是非非于斯可見矣第此訟之興必始于吳登母子不能協和上下二十八娘及時而不以禮遣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是致二十八娘與出賣之詞趙知縣深燭其情遂有均分議嫁之判二十四娘等不重骨肉之義又從而攻之殊不思已嫁承分無明條未嫁均給有定法諸分財產未娶者與聘財姑姊妹有室及歸

宗者給嫁資未及嫁者則別給財產不得過嫁資之數又法諸戶絕財產盡給在室諸女歸宗者減半二十四娘第不念父創業之難相與扶顛持危以續吳氏一脈生意一旦為胡闓所誘反欲以父之所立為義子將所有而中分之為人後者當如是乎本吳有龍命立一節却有縣據可證合與照條承分二十八娘年已及笄在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亦只照條給與嫁資但父居吳氏之家若給以聘物必為烏有又失倉臺恤孤之意欲責吳登母子迎取其歸曲盡姑姪之禮日下求偶毋致遷延再惹詞訴胡闓等不得見利忘義違法干預摇五

寸筆撓官府以成終凶之訟至若二十七娘或稱巳嫁許氏或稱賣爲義女有詞以來不曾根對又無婚書可憑欲與移文通城縣取會却依施行所有案官乃用力絕分撥女分之撥本司難于檢斷仍乞備申倉臺照應管見如此取台判

變立毋命之子與同宗之子　　通城宰書擬

照得天地設位聖人則之制禮立法婦人從夫亦猶臣之事君也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共姜作栢舟之誓李氏斷臂之操有光于國風稱美于前史豈徒曰一節之善而已哉烈烈阿毛其殆庶幾乎黄廷

吉親兄弟四人，上有兩兄廷珍、次廷新，一弟廷壽。廷吉娶毛氏，端平元年五月廷吉短命身死，兒女咸無。毛氏之年僅二十有三爾，且無一子可為終身之託，秖有二女，又皆不育。慨然以不嫁自誓，此誠人所難也。壯而守節，猶可敬也，況少而守節乎。有子而守節，猶可敬也，況無子而守節乎。若謂其戀黃氏之家業，則七千之稅，初不為富，天下豈無過此者乎。原其立黃臻為後，誠有非得已者。是時廷新雖娶，尚未有嗣，廷壽病風，發心未娶，廷珍雖有三子，與廷吉年齒相若，加以廷吉在時，與廷珍素來不諧，兄弟削迹，不相往來。廷吉身死之時，廷珍父子袖手旁觀

無一人前來弔慰蓋其子之不肖故阿毛子當年十一月内間其表姑廖氏家乞次子法郎立為廷吉後名曰黄臻此合總承以上親異姓若與人養三歲以下即從其姓但黄臻之立揆之公議誠未明白今謂其夫生前收養不過欲以此蓋其異姓之名耳一無除附之據可憑二無宗族之主可證徒以廷吉既死之後所造之墓碑經簿毛景山黄仲元有詞之後所給之縣據欲以為照又何足以取信乎切聞古人言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是以鄫子取莒公子為後春秋書之曰莒人滅鄫鄫非莒人滅之也立他種以為後陽若有繼而陰實滅也然則黄臻之立謂之毛人滅黄不亦

可乎、以祖宗積累之難而外姓得以坐占、黄廷玠如之何而不訟乎、但夫亡妻在、從其妻法有明條、黄臻已立十有八年、子母相安、終始無間、幹當門戶、衹奉差役、增置田領、並無一毫顯過、其次伯廷新廷壽、連年延師訓迪、主盟婚對、初未嘗有異說、延由廷新廷壽相繼之亡、阿毛黄臻遂失所倚、廷珍之子黄漢龍、乃起吞謀之心、鬬合廷珍興訟不已、其意只欲逐黄臻而自立耳、故前詞自州而縣、自縣而州、盡非廷珍正身、皆黄漢龍為之、廷新廷壽各皆有子、何緣存日全無一詞、二人纔亡而訟興、亦可以見黄漢龍有所覬覦于其間、被提緊使其洞照肺肝、不隋其

計押阿毛臻下縣仰於黃廷新廷壽子姪八人當廳聽阿毛自
行選之、令外將阿毛見存産業、標撥作兩分、經官印押付黃臻、
及新立之子各人收執、仍聽阿毛掌管、本縣除已遵稟收管阿
毛黃臻、與到黃廷壽兩位子姪八人、當縣已據阿毛選立黃廷
新次子禹龍、並立爲子、及責毛氏領狀附斷外、所據分撥一節、
尋索到阿毛夫黃廷吉受分關書、幷與買入户産業干照、備引、
差鄧節踏宅牙董丁保下保呼集黃氏族長、將黃廷吉分產從
公作兩分均分、

僉司擬筆

諸無子孫聽養同宗昭穆相當爲子孫此法也諸以子孫與人若遺棄雖異姓三歲以下收養即從其姓聽依養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亦法也既曰無子孫者養同宗爲子孫是非同宗不當立矣而又一條曰雖異姓聽收養依親子孫法者何也國家不重于絕人之義也如必曰養同宗而不開立異姓之門則同宗或無子孫少立或雖有而不堪承嗣或堪承嗣而養子之家與所生父母不咸非彼不願則此不欲雖強之無恩義則爲之奈何是以又開此門許立異姓耳如黃廷吉毛氏之所立黃臻是也黃廷吉兄弟四人當其初立嗣之時其二人則未有

子廷珍一人有子其年皆與黃廷吉相若不得而立在法無子孫養同宗昭穆相當者其生前所養須小于所養父之年齒此證與勅也勅令所看詳則為毋所養者年齒亦合小于所養之毋則毛氏不養廷珍之子正合上條無可議者又法其欲繼絕而得絕家親尊長命繼者聽之夫亡妻在從其妻勅令所看詳云如生前未嘗養子夫妻俱亡而近親與之立議者即名繼絕若夫妻雖亡祖父母父母見在而養孫或夫亡妻在而養子各不入繼絕之色竊詳法意謂夫妻俱亡由祖父母父母立孫無祖父母父母由近親尊長命斷若夫亡妻在自從其妻雖祖父

毋父毋亦焉得而遺之而況于近親尊長如叔伯兄者乎所以如此者無他在法諸分財產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寡妻守志而無男者承夫分妻得承夫分財產妻之財產也立子而付之財產妻宜得而與之豈近親他人所得而可否之乎只以此論之黃臻為廷吉之子既合于三歲以下異姓聽收養之法又合夫亡妻在之法止立黃臻不立禹龍可也前提舉但以黃廷吉妻有家產似所在小人所必爭是以又於黃氏子孫之中亦立一人以塞諸黃之意而息其訟毛氏亦已遵從上司所行立廷新之子一人與臻為二廷新之妻徐氏不念其夫存之日未嘗不

扶持黃臻而延師訓誨之，却聽黃廷珍、黃仲鑾之徒所唆誘，為他詞脫賺其子，尚能使歸其家，而誣毛氏殺子之趕逐。及至到官，卒無毛氏趕逐之可言，而止指為黃臻之所打罵。今證其所打罵者，純姓黃之一黨；今證其未嘗打罵者，皆無干礙之外人。雖徐氏所遣取尚能之人，亦證其無打罵之事。徐氏愚婦人，不能計利害如此，而當官之言詞，看定官審察其一二，其從廷珍之嗾，真情已發露矣。人生不幸而無子，而立他人之子以為後，豈有得已哉。當其未立之前，欲立之間，必嘗反覆思惟物色，籌度其克負荷者而立之。一日瞑目，宗族兄弟當念死者之不

得已相與扶持使至于成立可也乃反群起而攻之攻已非也
上司又使之兩立以息其訟可以已矣而猶不已彼豈真憂黃
廷吉之無後哉直欲據其平日所畫縱之業快其兄弟間平日
不睦之忿使緣訟破家而後已黃廷珍黃仲樂者何不仁之至
此哉如毛氏之事又有可得而言者足不踐二庭婦節之大者
也黃廷言婚娶未久而亡計其妻毛氏以其齒方韶守義不嫁為
其夫養子正使如訴者之言黃臻之立廷吉已死之後亦可嘉
尚者定官謂其有共姜之節聞者皆當為之起敬雖盜賊猶當
相戒不入其門而黃廷珍黃繼龍黃仲樂等乃攻擊未已至加

悖慢然毛氏在官供責終無過甚之辭拖考案卷猶使人加歎義夫節婦朝廷所重今若聽信黄仲舉等無根之詞而使毛氏母子被無已之擾豈不傷守義者之心而濟不仁者之惡哉揆之條令既如彼參之情理又如此欲牒鄂州具照已行並立黄臻黄禹龍二人將鬮書二本當官抽拈為定仍依舊付毛氏掌管但禹龍已為毛氏之子而乃居徐氏家于理未安仰目下回黄氏家同黄臻侍養毛氏如徐氏再聽人教唆搔擾止立黄臻一人將黄禹龍遣歸本家將所得之分併付黄臻掌管黄廷珍合科不應為罪但既係廷吉之兄黄臻之伯且免一人黄從龍

係悖慢叔母毛氏之人、抑追照原封案從杖一百斷、黃仲舉自是世名位下、又非廷珍等比、騙挾貪圖毛氏物業、其心可誅、又敢于鄂州已申之後、再經本司、顯見健訟、勘杖八十、取台旨、

提舉判

所擬已當、再詳案牘、見黃臻之立、乃次伯黃廷新存日主盟、廷師教養與之擇姻、可見立繼分明、廷新死後、漢龍仲舉意在貪圖、必欲逐去黃臻、以快其私計、不知漢龍等知有夫亡妻在從其妻、又許立異姓之條、否、廷新始立黃臻之意、蓋欲安毛氏栢舟之志、徐氏乃廷新妻、豈不知之、况並立之子、即廷新之子、徐

氏不當背其夫而與族中豪貪者爲黨使之強詞不已又緣章提舉司並立之判遂生此背伴心將所擬牒州施行如再詞將黃禹龍追逐止留黃臻以奉廷吉祭祀以償毛氏二十年堅節之心以伐族屬徇利忘義之謀仍給據付黃臻并上兩詞人黃臻黃仲舉當廳讀示先將黃仲舉勘杖八十斷訖并入匣帖通城縣追黃漢龍赴司拼案勘斷

歸宗

出繼子不肖勒令歸宗　擬筆

昨來衆廳據狀之日有何氏訴其男石豈子而石豈子亦訴其

弟國子而上及其姊姆子同日有詞已是背理傷道然意其母
有憎愛之心而其子有號泣于旻天之意不可使之上達及僉
聽責令面對乃知石豈子係何氏夫石居敬存日于本族必先
位下命繼為子因去歲石氏三位合充保役半年何氏輪充六
月分十月分兩月往來聽限者有人豈子止幹其大畧及因此
為遊蕩之資于是擅賣耕牛私佃田地盜用銀釧紗羅等物借
會孫客等錢此猶未足深責所可罪者其祖父石韶玉及其父
居敬相繼亡殁骨猶未寒豈子在小祥未除之日當居喪讀禮
之時忍為非禮之事去年九月一出改歲不歸其母遣僕五千

揗

一往取之執拒母命及將五千一行打何以慰母心乎乃祖乃父松楸在望豈子流蕩亡返不以時拜掃安用若孫哉甚至五月十四日登門挑罵其母指斥母親至于持刃執棒豈子欲何為耶與到陳十種七六周十證對一一分明及番會豈子族長石甚等狀證據尤白往　令諸養同宗昭穆相當子孫而養祖父母父母不許非理遣逐若所養子孫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及有顯過告官證驗審近親尊長證驗得實聽遣今來石豈子所犯委是有傷風教今將條施行欲將石豈子押下巴陵縣遣還所生父母取管狀申取台旨奉徐知郡台判石豈子無狀如此

何可不斷勘於一面勸令歸宗、餘照新擬行、

出繼子被一家不可歸宗

春秋書莒人滅鄫、傳者曰、立異姓爲後、滅亡之道也、然春秋不罪鄫而罪莒者、過莒之包藏禍心也、何存忠以子康功爲黃氏後、而湯黃氏之業、何以異此、然而天道好還、出爾反爾、何存忠知以子爲人後、而不知己之無後也、知挾其子以禍黃氏之家、而不知終也之適以自禍也、自殁肉未寒、爭者四起、黃康功以出繼之子欲歸宗、而黃傑夫者訟之、康功既不得歸宗、陳靖夫挾其子以立、而何存忠筆訟之、陳靖夫既退、何嫌六等舉斗換而

向也出繼之黃康功復起而爭之六年之中訟無虛日于是何
存忠之家產半爲其女所袖攜半爲其出繼之子黃康功所典
賣而所存無幾矣非天道好還之驗乎倖聽所申謂其家禍皆
存忠之所自致可謂得春秋誅心之義矣拖詳始末惟具說又
存未盡善宜其訟之未遽已也蓋何斗煥者存忠之族子也黃
康功者存忠之族子也斗煥之立在寶祐三年而官司出給除
附公據乃遲遲在五年之後是必何氏族議有所未盡協而然
也黃康功以族子出繼子姑本生之家既無後反而歸宗宜曰
不可然使康功以族子出繼之家由產無恙猶本生之無後擇

黃族之賢者，為所繼父之後，而已歸奉本生之祀，如是則名正辭順，恩義兩盡矣。今黃康功既與其所生父蕩黃氏之業，黃氏之種不存，乃為舍黃而為何，彼豈真有念父之心哉，不過以黃家已破，欲以其禍黃者而禍何矣，此其不可一也。康功身為姑夫黃縣尉後二十有七年矣，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康功之子，乃縣尉之孫也。今欲舍黃而為何，乃以其子奉黃縣尉之香火，是以孫承祖，從以一人而包兩家之業，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此其不可二也。康功所生母楊氏念其父之遺體與其親女俱私自摽撥田業以與，以初意非薄康功也，康功得隴望蜀，必欲

搶而有之因何斗煥有取田之訟憲司有存忠自有子之判于是再起歸宗之想至于訐妒以曖昧之事則是毋子之情已睽矣楊氏年老孀居必欲令立康功為子則康功決不能承順顏色湯氏決無倚賴此其不可三也覽是三者則與其立敗家訐毋出繼孫子之康功誠不若立同宗幼穉之斗煥猶可與毋子相安猶可望其保守門户猶可自附于夫亡從妻之條也抑又有說焉康功出繼之子雖有不可者三然本何氏之一脉也彼其破蕩黄氏之產了無孑遺無常產無常心觀其本生之家有田可耕有屋可居覬覦之心由是而生亦勢之所必至官司若

不為何氏存後之計、酌情區處、則斗煥康功之爭、不至盡碎其產不已、是立康功、何氏之家破、不立康功、何氏之家亦破也、今據何斗煥狀稱、父存忠歿後見存之業二十八種、欲帖縣丞、令何氏家長何天麟等、從公分析、就內以一半與出繼子康功、一半與立繼子斗煥、從使康功破家、不能保有其業、何氏猶可以保全其半、而寒衣盃茶盃飯、猶有所資以存立也、不猶愈于黃與何兩俱掃地乎、其責康功盜賣、若過十四種之數、官司合與拗還斗煥、如此則康功自今詞訟可息矣、

斷

韓竹坡

黄康功生髮未燥已爲黄氏養子今已二十七年蕩盡物業又輙盜賣本宗之田以一身而爲兩家不孝子其何以立于戴履間哉今又逐去斗煥而復歸何氏則非惟何氏田業將無孑遺而其母既不相安必至飲恨不得其所是何存心之殘業遺孀併爲此不肖子所苦今按之天理決不可容僉廳所擬已盡情理照行

檢校

不當檢校而求檢校　葉岩峯

張文更父張仲寅以堂叔之故陳理卑幼財產意在檢校揆之

條法、所謂檢校者、蓋身亡男孤幼、官為檢校財物、度所須給之孤幼、責付親戚可託者撫養、候年及格、官盡給還、此法也、又准勑、州縣不應檢校、輒檢校者、許越訴、此又關防過用法者也、今張文更年已二十、儘堪家事、縱弟妹未及十歲、自有親兄可以撫養、正合不應檢校之條、張仲寅仗義入詞、公耶私耶、何嘗識間其母、致與父相離、今復撓亂其家、使不得守父之業、豈非幸災以報仇、挾長以凌幼、用意何慘哉、法不可行、徒然擾擾、但見心術之險、族義之薄、天道甚邇、豈可不自為子孫之慮也哉、今仰張文更主掌乃父之財產、撫養弟妹、如將來或願分析、自有

條法在餘人並不得干預、

孤幼

欺凌孤幼　　　吳恕齋

允彬由鋪兵起家、積累既無根源、生聚素昧禮法、彬與彥輔兄弟也、析居各爨、已數十年、不知有手足之義久矣、彬為兄、贅而無子孫、彥輔于其喪亡之時、脅以官司、強以其八歲之孫榮哥為之後、越一年、彬死、而彥輔又興戶絕檢校之訟、于是彬之妻阿陸、心懷不平、但撥田八畝、會子一千緡、屋一所、給付榮哥、歸本生家撫養、乃與其女百三娘削髮為尼、棄屋為寺、蓋欲絕彥輔父

子併吞之計彥輔復訟之累經臺府陸兼僉所擬固已曲盡其情矣切詳彥輔阿陸不義之心皆有可誅者使彥輔果有愛兄念嫂之意憐其絕嗣思所以繼之以己之孫爲兄之孫本合理法又能以骨肉真情委曲區處夫豈不可何爲于彬之方致也又與方絕之訟蓋彥輔本非篤天倫之愛不過欲以其孫據有其家貲耳是彥輔不義之心失之貪阿陸不勝其忿量割田錢奚其溪婺寧出家棄屋而不顧殊不知與其忿嫉歸之僧門孰若隱忍留遺矣後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婦人女子既不曉此又有沈百三者陰唆之是阿陸不義之心失之吝誅二人之心或

貪或吝固皆徇利忘義，獻其中論之，夫人孰不有子孫之心也，阿陸一旦毀身為尼，毀家為寺，此豈得已，實彥輔父子有以迫之，今索官撥勸阿陸還俗，撿校財產，別選族長主其家事，以俟榮哥出幼，却不許彥輔干預，此說固為可行，但阿陸年已八衮，其女又死，孑然一身，貧無告之尤可憐者，若遽盡奪其出家之志，是增其忿而速其死，益足以快彥輔父子吞併之私矣，使阿陸意無絕尤氏之嗣，不立榮哥為孫則不可，今既立榮哥以紹其夫之後，又撥田畝錢屋以贍之，則所以為夫謀為身謀，亦不得已而為此下策矣，除已撥田畝錢屋與榮哥外，欲告示阿陸先

竭力安葬其夫其女、仍將見在田產、再撥一半作尤彬贍墳田、令榮哥為主、不許典賣、目今權昔付彥輔父子、為其孫主張以俟出幼、于理亦順所有阿陸身既為尼屋既為寺應隨身浮財、及所餘一半田產、合從其便、終老其身、庶幾安老懷少、生死各得其宜、否則八歲之孫無所撫卹以俟其長、八十歲之祖母無所依倚而速其亡、尤彬亦不安于地下矣彥輔安乎哉、

官為區處

韓似齋

李介翁死而無子、僅有一女曰良子、乃其婢鄭三娘之所生也

官司非與之立嗣、又與之撿校、指撥良子應分之物產、令阿鄭

撫養之以待其嫁其錢會銀器等則官爲寄留之所以爲撫孤幼計者悉矣夫何阿鄭以婢子之性忘幼女之孤反分取良子之嫁資田業而自爲嫁資不待其主之葬以身出嫁宗子希珂良子無依遂歸房長李義達撫養既而從幼婚之議納余日癸男爲養子之聘更以良子就養于余且半年矣有李義達以主其議有韓鳳以爲之媒阿鄭雖已出嫁不當復預李氏之事亦且立合同文約付余氏收執見得皆已預聞乃從狥希珂貪婪之私來良子歸送父葬奪而去之良子之去留且非阿鄭之所當預況希珂乎名非屬籍甘心違法娶人之婢而不羞其非偶則

孚身冒娼，貪利招權，奪人之婦，亦何暇自顧其非法，當此之時，為官司者便當據條任理而行之，乃聽阿鄭之詞，同所問于十歲之良子，彼何知哉，一時樂歸于所生之旁，豈知其身他日之利害何如也，阿鄭之言，惟希珂是聽，良子之言，惟阿鄭是聽，官司不深為良子計，而問計于良子，亦卒不免惟良子之是聽，宜乎改嫁趙必慣之謀，脫所寄庫之物，希珂與林端等皆得假良子之名，次第以罔官司，今若從魚廳所擬，牒會宗司問必慣曾不過禮，又幾于前日引問良子之故智耳，良子之方十二，不問而知其為欺官司，若欲究詰希珂等之姦慝，盡將一行人追送

所司、以良子押付李氏房長聽從余日癸擇吉成親于及娶之
日其、謎曰不然但李義達者、既非可以託孤而希珂作良子名
陳詞所以指斥余日癸者、無所不至、尚可復為余氏婦乎、在余
日癸今日只當擇良子于不足爭、在官司亦只得委良子于于不
暇恤、但余日癸之子既不得婚、先來聘送禮物與半年供給之
費法理悉當追還李義達者始焉既受余震子之聘財、今焉又
主趙必慣之姻議、反覆變詐、效利而行、官司既未欲追究、合併
監阿鄭及李義達逐一計算理還取會余日癸領狀申、如不伏
却當窮究施行、林端原用林德名具狀脫取李良子寄庫物件

今又易名林端，欺官脫罪，羽翼宗子，肆為強橫，勘扰一二，日雖不能回良子婚姻之正，姑以為教壞矯虔者之懲。

務長論側室父包併物業　韓以齋

大抵臨財之際，欲學身為君者，雖未必盡私而已，不能掩徇私之迹；凡欲潔身為君者，雖未必盡公而不失為示公之意。梁太固係居正之族人也，然一主居正之後，遂挈家以據居正之室，而日用飲食焉，黨產僧而營運，號召佃户而收支，每于財利之間，動有披襟攘扶之状，縱使于中曾宜微勞，人亦得以利心窺之。況鄭氏固梁居正之側室也，然一從居正之死，便知遺囑梁太

行家長之事既而見梁太之不足誑遂自求于官首乞檢校以待二幼之長但方蔑梁太之私而必能自絕其私招致其父鄭應瑞輒預梁氏家事安能免于梁太之詞官司徒以其前後陳述猶能委利權于官以為他日全身遠害之計遂得以別公私定是非于梁鄭氏之争也今梁太乃說說然力詆鄭氏為居正之妾而非妻且彼雖恥以妾自名而至于陳乞檢校則是顯然不敢以妻自處使鄭氏自詭以居正之妻則又奚以檢校為哉梁太果有悼往恤孤之心而無謀私營利之計則又何惡于檢校哉僉廳所擬欲示梁太迮歸已居又示鄭應瑞不得復登梁

氏之門，令鄭氏管收租利，以為撫育二幼之資，令兩庫不得開張，以為貪緣走弄之計，皆切當之論。但居正存日既有月錢以贍鄭氏之父母而梁太者，目今又有自于庫內月取三千，今合每月分明于鄭氏管收租利內月支錢五貫送梁太，其鄭應瑞則照居正在日給錢三貫五百文，足以贍之。田契非已寄留縣庫，庫本錢三千六百單八貫足，若不與防閑，不陰消于梁太庫僧之，侵移必將潛耗于鄭應瑞之撤換，合併與寄留縣庫。但官庫寄留民錢，歲月推遷，官吏更易，率有積庫移易之弊，雖有官椽，徒執虛文，合從本縣給據付二幼收執，許令遂季具狀經縣

委收支官同詞人入庫點視候出幼日照数給還既有庫業必有在庫台架帖原樁枝官勘庫僧要籍扶具點對區處呈此內則有月利三千五貫截收數三十七貫租利錢一百六十三貫儘可爲鄭氏二幼衣服飲食教導稅賦之資及梁太鄭應瑞月給之資梁太但當時其來往照拂其門户不必干預財穀鄭應瑞但當處居止在自借住之屋亭今來照原数給助之資不當非時登門預事當職于孤幼之詞訟尤不敢苟務當人情合法理絕後患餘並從擬行帖縣照應備榜市曹

孤寡

正欺孤之罪

許宰

陳子牧先娶戴氏無子立璋孫為子既而庶生一子琪孫年十三再娶鄭八娘亦無子閱十八年子牧璋孫相繼而亡琪孫乃子牧親生之子子牧之家本非絕嗣若為璋孫立嗣與否陳氏之大計未害也子牧前娶戴氏妻黨無狀後娶鄭氏又婦德不良何子牧之不善娶邪後子牧再娶鄭氏之因正欲其撫養琪孫使之成立以保全其家業耳親生之子誰不加念若子牧既亡之後教導琪孫為之婚娶主持家業無使破壞此獨非鄭八娘之責乎奈何子牧之肉未寒而鄭八娘之心冷矣陳士騆所

以鼓誘瑛孫而破蕩于其先又得以立紹龍而吞噬于其後戴周卿鄭亨父之徒迎而拖有其業豈有母在堂瑛孫未娶遽以田業均分當來洪知縣給據止憑一時之詞今觀所給只是賣田之據非立嗣之據也鄭八娘果有意夫家尚肯聽其兄亨父而自賣其田耶詳觀戴周卿鄭亨父各人契家節節謊詐全不似乎常立契云云作僞心勞日拙前後不覺自相牴牾亦是造物者惡鄭八娘之敗壞夫家疾陳士駒之吞併叔父為今日敗露之地耳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鄭亨父戴周卿謂人可欺也天可欺乎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戴周卿鄭亨父皆來八娘之無狀

盡襲而取之也。人家有不義之妻，一至于此。鄭八娘退而自適，膚並充飽，其視陳子牧家猶越人視秦人肥瘠，漠然不關其心。傳所謂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夏之日，冬之夜，一念與恩陳子十八年之恩義，其忍之乎。使子牧已死而不瞑，琪孫雖生而無聊，鄭八娘不得辭其責也。所有鄭戴虎契，合從條還原業主陳子牧家。陳紹龍、陳士駟及子，照條諸為人後者不以嫡子，鄭八娘不義，凶于而家，是陳子牧之罪人也。勘杖八十，封案以聲子牧之冤，以正不義之罪，又以為廢棄天倫者之戒。陳子牧田業，原計三百餘石，自鄭八娘不能撫其子琪孫，早為婚娶，致陳士駟

鼓訟破蕩一半、又假紹龍立嗣以吞噬之計、既而轉歸鄭戴之手、與孫乃子牧親子、雖然獨處、日食不給、有司猶且動心、鄭八娘乃無人心乎、云云、族使子牧不為若敖之鬼、戴其平日、每每乘人之危、謀併其業、為富不仁、死有遺貲、傳之子孫、若不知足、異日若無破壞之手、是天富不道之家、戴良佐固鄉之手、雖為陳之母黨、陳士駟雖為陳之房族、自後不得干預陳子牧家事、如再惹詞、却與照斷、如鄭亨父再訟鄭八娘、使不安跡于陳子牧之家、致有詞說、亦合照斷、所有戴鄭虛契、併行毀抹、給據付鄭八娘陳與孫為照、陳紹龍立嗣、亦合併抹附案、仍揭示縣門、

令鄭八娘立視一日，使之詳味所斷，痛自循省前非，歸與其孫主持夫家，以舒九泉之怨憤，以厚一邑之風俗，仍申臺省照會。

宗族欺孤占產　吳恕齋

宗族親戚間，不幸夫喪，妻弱子幼，又或未有繼嗣者，此最可念也，悼死而為之主喪，繼絕而為之擇後，當以真實惻怛為心，盡公竭力而行之，此宗族親戚之責之義也。近來詞訴乃大不然，死者之肉未寒，為兄弟、為女婿、為親戚者，其於喪葬之事，一不暇問，但知欺陵孤寡，或偷搬其財物，或收藏其契書，或盜賣其田地，或強割其禾稻，或以無分為有分，或以有子為無子，貪圖

繼立爲利忘義全無人心此風最爲淛甚非特小人如梁萬三阿曹等之訟而已甚至儒衣儒冠亦有此訟太守甚竊愧之今姑判決阿曹一事以爲薄俗之戒劉傳卿有一男一女女曰季二五男曰季六季六娶阿曹爲婦季五娘贅梁萬三爲壻傳卿死季六死季五娘又死其家產業合聽阿曹主管今阿曹不得爲主而梁萬三者乃欲奄而有之天下豈有此理哉使季五娘尚存梁萬三贅居猶不當典賣據有劉氏產業季五娘已死梁萬三又已出外居止豈可賣占據其產業乎既攫取其家財復盜賣其產業既占據其茶店又强取其田租至于劉季六之喪與

其妻之喪，至今暴露而不葬，則恝置之不問，有人心者，何忍如此。劉仲高、劉季安雖為劉氏務族，往往或利于併吞，或利于繼立，反左袒梁萬三以攻阿曹，阿曹自欲守節，則誣以改嫁，阿曹自有子春哥，則告以無子，或為子姪不念同宗共祖，而反符合異姓以凌蔑孤寡，是誠何心哉。梁萬三便合科斷，畢竟尚是親戚，未欲遽傷恩義，牒押一行人下朱淵僉廳，請根索劉傳卿應干家業契書數對，其已典賣若干，其見存若干，如阿曹果能守節而春哥又果是撫養之子，即將見存產置籍印押，責付阿曹管業，不許典賣，以俟其子之長，但於其間會計所費給之資，遂

將其夫李六安葬，仍畧支撥錢物，責付梁萬三，自葬其妻，所有梁萬三已據占與賣田，業仍合理還，庶幾天理人情，各得其當，如梁萬三尚敢恃强，撥遂占據，即請申解，切將送獄研究，照條施行，仍榜市曹，以示勸戒。

女受分

遺囑與親生女　　吳恕齋

有千鈞親生二女，兆一娘，兆二娘，過房曾文明之子秀郎為子，未後親書遺囑，撥税錢八百文，與二女，當時千鈞之妻吳氏，弟千乘子秀郎，並已僉知，經縣印押，今秀郎生父文明，乃指遺

蠲為偽縣印為私必欲盡有千鈞遺產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文明以其子為千鈞後自不當干預其家財產況文明尚欲子其子乃使千鈞終不得女其女于理可乎抑不思父母產業父母文撥為人子者孰得而違之使秀郎不得為千鈞子尺地寸土且不可得今既為千鈞子念其女兄如念其父可也今亦以遺囑為偽是不特不弟其女兄實不孝于其父矣千鈞命以為子果何望哉司理所擬甚明且免施行再不知悔則不孝無父之罪不可逃矣但兆一歳近日既亡則所得脫產朱新恩令與立子承紹未可與賣奘千鈞愛女之意不絕如綫而亦可以服文

明父子之心，亦取知者申。

阿沈高五二爭租米

吳恕齋

高五一死無子，僅有婢阿沈生女公孫，年一歲，阿沈于紹定五年陳乞撿校田產，高五二乃五一親弟，亦于當年陳乞立其次子六四為五一後，已差司戶撿校，及送法官，指定立高六四為後，仍令高五二同共撫養公孫，未幾阿沈携其女改嫁王三，高六四于嘉熙二年，稱已出幼，乞給承分田產，官司照條以四分之三與高六四，存一分于公孫，令阿沈逐年收租，為撫養公孫之資，夫何九年內，阿沈僅得租米十三石，佃戶康一，乃高五二

親家所遺餘未非歸之高五二，則歸之康一，阿沈累索不還，正此抱憤，高五二復陷阿沈以三十券，且欲逼取其撫養十二歲之女歸其家，意安在哉，盡公孫一分之產，高五二、高六四，不尋不饜，此阿沈所以不平而有詞也，據阿沈爲說，稅檢校後，初不知立高六四爲嗣，亦不曾着押，但見高五二父子，占據田產，及索到案背，始焉委官檢校，繼而據官指定，又繼而支撥四分之三與高六四，前後行移，歷歷可考，謂不曾立高六四，不可也，阿沈既已改嫁，婦人女子，必有教唆，但高五二、高六四實有太不近人情者，高五一物業已據其四分之三，所餘一分，又欲奄

有之何其不仁之甚若是倆人欺阿沈孤女孫寡當五子高六四僭嘗為之主張收索今乃與衆一合謀遂欠九年之內[illegible]租米十三石何忍如之欲將高五二高六四衆一送都[illegible]九年未足租米還阿沈養贍公孫取了足狀申其一分產[illegible]付阿沈自行管給收租高五二不得干預候公孫出幼起官請給契照以為招嫁之資

遺腹

辨明是非　葉岩峯

據韓時覲狀稱伯父韓知丞不祿于永豐扶護棺柩方歸到家

忍柔百二丁董三八等持刀擁入擣破門户打拆雞塒次據閙閧
名閙姻狀稱男董三八原係韓知丞男今韓將宜不容入屋
并有薛所供見得周閑姐乃韓知丞之婢嫁定二年出嫁生
三二而生董三八今名阿閏已年及二十七歲矣茲因韓知丞
身故遂認為韓知丞親子欲歸宗認產業且引韓妳姿[illegible]
丞在日曾治韓妳婆之子盜賣祖墳木鬻勸移葬因此挾讎謀
固不可憑但韓知丞已往矣無從考問安知是與不是其姪之
子今以情節推之顯然易見韓知丞通經名士晚登科第可見
洞明理義總閱世故豈不知愛姦之子猶龍生于蛇耳何忍

委棄于賣菜之家經涉年歲不復收養乃自輕遺體如此何耶其不可信者一也周蘭姐若果懷妊而沿踰月而產何待尋還韓知丞之家設若主母不容亦合經官陳詞以為後日證據之地今其子甫二八已娶妻生子矣二十七年間杳然無一狀及此何耶其不可信者二也韓知丞已歷數任應舉京而子業貴棄鹺鹽而植第宅非曩日比矣周蘭姐不思抱余之甚恩恥破敗之窮態反甘心聽其子之貧賤獨疏棄于通衢恐未致以變日累不携造官所以求飽何耶此不可信者三也韓知丞亦非多男僅有前妻所生時宜一子而已且體癩瘡腳未必堪幹

益之望設使蔣知丞果有所生之子在外豈不及早收養庇之以富貴教之以詩禮庶使子舍衆多書種不絕今乃恝然不恤何耶此不可信者四也且周蘭姐稱蔣知丞甚有意收拾奈何前孺人林氏妬忌不容取歸所以狼狽街頭日久此說亦是但林氏于寶慶二年已身故是時內無嫉妬之妻矣蕭三八何不歸來與娘承奠蔣知丞何不乘機收回撫養此十餘年間又略無一語及所生子何那其不可信者五也以此五項觀之蔣知丞不收養蕭三八于生前非其子明矣蕭三八欲歸宗于蔣知丞之死後其將誰欺乎官司凡得阿周無所憑據若不從其初

而折其萌何以絶後紛紛之訟今仰錦特宜自保守毋知悉之業何周董三八妄詞各擬杖八十紫候催押上蔡百二拾斷與麥喧爭情罪各人放

妄稱遺腹以圖歸宗

葉昔峯

術人陳亞果欲認孫華為生父逐于去年又作孫景仁占經府司論孫華係客無故而以姪氏裁欲揣捏狠鄉以為僕日婦宗之述孫華知之經縣入詞批行到陳亞果當廳對問果終辭口口稱孫華為父且云面貌與孫華相類因產為孫華從變辨說曉曉非孫非而敵切詳情節陳亞果之父係三四娶孫華之媳

阿林為妻，生下陳亞思，已年四十五矣。四十餘年，從無一語及遺腹，今忽萌此想，特以孫攀深迫於桑榆，只俟瞑目之後，便可吞謀歸宗，占據產業，與孫攀諸子為無窮之爭，其設謀甚深。旋送獄訊究，對親筆供招，非孫攀遺腹之子分明。所幸孫攀老而多慮，預折其姦，不然，則何以杜絕後日之患？陳亞思勘杖八十，以為攺嫁妄詞之戒，仍申從府照應。

義子

義子包併親子財物

再嫁之妻，將帶前夫之子，就育於後夫家者多矣。繼父同居與不

同居于條雖等殺而爲之服然特以報其撫育之恩耳未聞其可以諸亂姓氏詭昌嗣續變亂其所自有之子而強爲之子者也姚岳娩娶阿鄭阿鄭携前夫蕭氏子曰蕭真孫者就育于姚之家真孫且五歲矣姚岳撫育之以至于長成而爲之婚娶任之甚恩以阿鄭故也然姚岳雖恩之未嘗不待之曰其既所從之別居近因阿鄭之亡雖假以隔壁之屋使之暫居而又關鎖其便門檢視其往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蓋姚岳庶生親子曰虞佐姚岳深爲真孫之防正懼其他日自爲虞佐之禍耳奈何阿鄭死姚岳相繼而死真孫之姦貪遂行欺其虞佐之幼弱

謊冒姚榮之姓名、占誘姚岳之婢僕、豫齊姚岳之財物、瞞官使之出、掠取姚岳窰几銀器一百六十兩、鐵杠箱篋六隻、行姚岳逃下、又假書畫骨董衣物卷而去之、且挾其婢香喜逃而入都、歸投姚岳之主家、既繼姚岳身後、以自改其姓名、不知姓名可改而條法不可移、使蕭其孫而可以貪姚岳之財、則以岳之子則凡天下隨母改適者、皆將舍其父而為他人子、遺忘其本、為利之趨、族屬混淆、倫數[叙]紛錯、將胥天下為禽獸歸矣、財物姚氏之財物也、婢僕姚氏之婢僕也、蕭其孫豈得而擁有之、今據真孫作姚崇名供招分明、以言其妄皆親父、輙改其姓名以絕滅

其嗣續甚負義父而奪據其財物擾害其沒祿皆當重寘于罰以其小人因貪犯法不足深責從輕斷杖一百監追撤還姚岳家銀會箱籠但干物料取姚廣依領足狀明似責狀自後不得詭冒姓名登門撥擾所有問鄰發儀衣物示虞佐以其半分給之察得陳順私取米壽小童姚孫婢僕輒敢黨附真孫撤據主家財物內眷壽直致與之俱逃背主不忠之罪當浮于真孫當職自到官以來定罪于民率從輕典並各從恕勘杖一百內小童年十四改決小杖二十事關風俗備榜市曹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終